憺園文集

憺園文集卷第十

奏疏

條陳明史事宜疏

臣等奉　命纂脩明史仰惟筆削大典徵信千載所關甚鉅臣等用是斟量體裁博綜故實考訂同異衡別是非撰成紀傳十已六七謹先繕寫本紀七卷列傳十五卷恭呈　御覽所有請　旨及題明事宜臣等詳議條列於左

一列代史書僅儒臣纂輯獨晉書之成唐太宗稱制論斷凡有四篇史家相傳以爲盛事仰惟

皇上以天縱之才啓斯文之運謨訓垂於雲漢制作炳乎日星稽古右文度越唐宗萬萬茲有明三百年興亡治亂之故久垂　睿鑒將以煇煌典誥表裏春秋定大義之折衷總羣言之會稡兆由

聖斷無所知歸伏冀賜之　製詞增光簡冊不勝

大慶

一我

太祖肇基王迹當明神宗之世自是以後

太宗奄定上京

世祖光宅寓内　皇略所布事幾相接而明世史
臣紀載或多失實將欲翦其煩芿正其矯誣非
窺　國史莫定是非乞　許恭閱　三朝實錄
以便參稽
一明之末造猥多秕政黨事滋起朝議紛紜而
天啓實錄既非全書崇禎邸鈔實多掛漏文獻
漸已難徵野史不無遺奸竊謂兩朝是非之實
難逃
皇上聖鑒之明擬將纂就列傳藁本仰請　睿裁
惟　日月臨照之無遺庶袞鉞褒誅之有賴

一有明之祚訖于愍皇至福唐桂三王一綫雖在大命已傾然一代終始不可不詳也考之宋史瀛國降號尚從紀體而益衛二王即於本紀之後附爲列傳今以愍帝終本紀之篇三王從附傳之列削彼僭僞存其事績既著覆亡之效愈明歷數之歸揆諸體例實爲允合

一周之頑民即殷之義士是以元紀宋事則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謝枋得諸臣並見稱揚纂元史則余闕福壽石抹宜孫普顏不花之屬殊多褒美明之臣子當　大兵既至尚敢奮臂當

轍可謂不識天命然各爲其主盡忠所事斯亦
曩時頑民之比也我
皇上至仁如天無不容覆謂宜略其吠堯之辜取彼
匹夫之諒量加採録無關表章庶使亡國之遺
臣得荷　聖朝之寛厚以上五條仰祈　睿鑒
施行

恭進經籍疏

臣蒙　恩擢自通籍詞館十七年來伏見
皇上　聖性高明　聖學淵邃撥造化之奥蘊羅
簡策之菁英廣廈細旃時勤講究牙籤寶軸不輟

研求以故動垂法則言成典謨德業恢閎治功煒
赫自古右文之世何能髣髴萬一茲者 綸言特
沛購采遺書又恐曲學異端詖詞雜進再下 諭
旨務得有裨經史之書 睿鑒卓然在廷無不欽
服臣盛事躬逢不勝忭慶謹將家藏善本有關六
經諸史者共十二種或用繕寫或仍古本裝潢成
帙仰塵 乙夜之觀臣葵藿微忱毫無補報藉茲
卷冊冀以少贊 高深所有恭 進書籍具列于後
宋朱震漢上易傳并圖說共十五卷以程頤易
傳爲宗兼采漢魏以下諸家謂王弼舊注襍入

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故於象數特詳

宋張浚紫巖易傳九卷極究聖人心法微詞奥義大約與程傳相表裏浚曾孫獻之又附以讀易雜說一卷通爲十卷

宋魏了翁大易集義六十四卷先集邵雍周敦頤程顥張載之說而附載諸大儒語錄解義每一卦爲一卷

宋曾穜大易粹言十卷蓋合二程張載游酢楊時郭忠孝郭雍之書爲一編而諸家語錄文集發明易義者幷採摭焉此與魏了翁集義皆易

解之至精純者

宋呂祖謙東萊書說十卷祖謙里居時嘗以書教授弟子其後因而筆之始自秦誓追泝而上僅及洛誥而止其門人時瀾取祖謙之說以補之遂成全書其言敷暢詳至最有裨益

元金履祥尚書表注十二卷引據精確可裨補蔡傳履祥作通鑑前編即自采用其說

宋李樗黄櫄毛詩集解三十六卷二人本各有詩解櫄之說多與樗相發明以故後人合爲一編摭引既詳詞極暢朗

宋趙鵬飛春秋經筌十六卷鵬飛以求經者當
求聖人之心所謂筌者心也故名之經筌頗能
貫穿全經發聖人筆削之旨
宋王與之周禮訂義八十卷其學本之程頤張
載兼采注疏以下五十家依朱熹集注例先訓
詁次文義周禮疏義于此全備眞德秀爲之序
宋蔡節論語集說十卷其書兼綜諸家而于二
程朱熹張栻之言尤得其精髓文雖約所該甚
博云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燾倣

司馬光作用力四十年事覈詞約宋儒葉適以
爲春秋以後惟有此書書久散佚海内僅有存
本元明時作續通鑑及綱目者購訪不能得皆
未見此書允稱史家秘乘
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集賢學士蕭嵩王仲丘
等奉敕撰蓋折衷貞觀顯慶二禮而爲之有唐
五禮之文于是大備用以設科取士周實儼稱
是書與通典會要三者皆經國之大典
以上共計三十六套一百九十二冊特具疏恭
進仰祈　睿鑒采納施行

文治四事疏

臣等躬際　熙朝職居　禁近自愧譾陋無能仰禆　休明謹以管蠡窺測所及敷陳四事唯
聖慈垂擇焉一宮詹之設由來尚矣古者六傅之官詹事居一由漢迄明代有沿置我　朝因之未之改也順治十五年内
世祖章皇帝以無職掌暫行裁革然暫也非永也故事院府坊局體屬班聯大僚領其事詞垣兼其職分秩不分署增職不增員制誠善也年來銓憲諸臣疏請議復未蒙　俞旨伏覩　國家聯常棊備

端尹宰吏之司豈宜獨闕幸　降德音復舊制官
常以全國體以重矣一詞臣以文學侍從為職代
言侍問固其事也唐太宗置弘文館于正殿之左
精選文儒更日值宿聽朝之隙引入内殿討論商
略或至夜分乃罷宋臣司馬光言于其君曰陛下
英睿天縱然於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宜詔侍從
近臣輪直資善堂備非時宣召廣裨聰明明臣張
居正請如唐宋故事今翰林官分番入直奉侍清
燕陳說治理至我
世祖童皇帝斷自　宸衷　特命于景運門内蓋

造直房令翰林官分班直宿以備顧問
皇上誠踵而行之匪獨親儒之盛事亦覲揚　光
烈之大端也一載籍者天壤之精華而邦國之文
憲也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外史掌四方之志
三皇五帝書三代而降修文好古之主亦雅務訪
輯漢武帝建藏書之策後天祿七略凡三萬三千
九十卷唐貞觀中魏徵等請購天下書迄開元經
史子集四庫爲卷五萬三千九百一十有五宋三
舘併玉宸四門殿各有書卷萬餘仁宗作崇文院
一倣開元庫貯編列四部而最其目高寧之間卷

幾六萬視崇文總目有加明初下求遺書之令永樂中益廣搜採秘閣所藏不下十萬卷有奇吁盛矣　國朝人文蔚興幾于彬郁然而蘭臺石室墳牒蕩然一旦　朝廷有事于述作　詔稽古儒林載筆石渠蒐討掌乘以潤色　皇猷其亦何以資紬繹備參訂乎乞　敕直省學臣照中秘書多方募購解送禮部自内府　文淵尊經等閣及翰林院國子監等衙門皆如法充貯設典掌校讎諸司散落脫亂有罰焚蕩浥爛者罪仍懸獻書之賞置寫書之官以羅致遺逸鴻都虎觀之盛奚難再覩

于今茲耶一勝國之史成于　昭代以監隆汚以
垂法戒所關至鉅
世祖時有詔開局纂修而發凡起例尚未之講近
者天啓崇禎二朝邸報及稗乘可備采錄者亦既
漸集　闕下矣恐久之卷軸磨滅文獻凋零世遠
蹟湮無從考究請　敕館閣儒臣發金匱之藏分
科彎筆仍旁稽軼籍廣辟宿着詳愼編摹勒成信
史斯一代之　盛典光千秋之金鏡備矣之四者
頗鄰于迂濶尠當然方今
聖學日新　文運正泰經生之言不無涓滴之補

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然則化成天下此其時矣
皇上留神省覽　立賜施行臣等幸甚斯文幸甚

乞歸第一疏

奏爲
聖恩深重頂踵難酬犬馬下情不敢不奏仰祈
睿鑒准令回籍事臣一介庸愚麤曉文史年近六
十學殖益荒賦性拙迂並無一人援引值
聖主右文累次拔擢自惟遭逢不世感激矢報職
掌所係務殫區區但知酬恩未肯諂俗苞苴餽遺
一切禁絕告戒僚屬皦日如明近者前任楚撫張

汧橫肆汙巇秪以臣爲憲長郄其幣問又屢諭臺員有聞即當彈劾是以銜恨誣攀張弧載鬼昔第五倫之被謗直不疑之受嫌比之于臣殆爲過之所幸

皇上坐照之明鑒臣悃愊當衆官傳問供語參差駕虛鑿空良心難掩隨即發露自吐實情然非

聖明在上青蠅白璧幾至混淆此臣所以感戴

弘恩日夜隕涕者也臣備位卿僚荷膺　寵眷莚爲貪吏誣搆有損　國體辜負　知遇顧影自慚

皇上覆載之仁不加譴斥臣復何顏出入　禁廷

有玷清班臣引分自安始願有限當入仕之始常懷止足之思重蒙　國恩欲言未忍自遭毀謗彷徨惕息中宵憂嘆不遑寧處臣聞君之於臣猶父之于子也子之情可直告于父臣之情可直訴于

君

皇上之于臣死生而骨肉之不啻如父子矣故事

京官在任五年者許給假遷葬臣自母喪服闋趨

赴　闕廷于今十年矣瞻望松楸四時哀戀兆域未妥久欲告歸改卜加以犬馬齒衰頭髮無黑筋力倦楲精鉏耗竭本計辭榮兼懷避辱不得巳歸

誠
君父仰惟
皇上孝治天下海內之人莫不油然興起臣丘壠
之慕實切于心覬感興懷不能巳巳伏冀
聖慈洞鑒愚誠放歸丙舍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乞歸第二疏
臣賦材凡近受性庸愚進無經世之略退乏藏身
之智孤根特奮動與時乖遭遇
皇帝陛下天地容覆山川受輸脫畧大端抽揚小
美時當　臨朝聽政之際顧視羣臣過加獎拂學

術本踈于寇準而常歎稽古之勤通達每媿于賈
生而繆許經時之策　温綸寵賜溢分踰涯雖復
本在爲心麋鹿成性覆露之下廡知感德況臣自
少讀書麤知義理塗肝刳腦豈足云報自受任以
來忘其駑下勉自鞭策始以編削之役從容禁近
繼以皮屐之用周歷臺端居心但有朴誠遇事不
爲聊且所媿才諝有限智慮不殖縱竭微忱無能
報稱至于狗　國之誠夙夜永矢皇天后土實鑒
之者也伏惟
皇上以不世出之姿具大有爲之略行政必期于

獨斷用人不惑于浮言臣自官侍從躐躋今職率
皆上鑒于
聖明未嘗先容于左右而寵盛忌深道乖和寡如
今者楚撫張汧之獄干連矯誣橫被汙蔑雖舉朝
信其生平而機藏不測禍發無端若非
皇上燭其潛姦憐其素履則黎丘之地愛子含寃
楚水之涯貞臣受僇矣臣惟古者帝堯之明憂心
讒說成王之聖惑志流言
皇上運日月之明普乾坤之量使硜硜之諒復得
明白斯孤臣之所以感激流涕至于泣血者也匹

夫相要尚相終始況沐
皇上生成大德豈敢恝然言去但臣引分自安始
願有限重蒙　國恩備位九列于榮多矣語曰居
高者危位峻者顛誠恐一旦復有媒孽之言朝夕
浸潤變亂黑白雖不足以淆惑
聖明而忌者愈衆臣身愈危是以中夜憂歎不遑
寧處也故事京官在任五年者許給假還葬臣自
毋喪服闋趨赴　闕廷於今十年矣瞻望松楸四
節哀戀兆域未妥久欲告歸改卜俯計日月又巳
倍期仰惟

皇上孝治天下事居送往動循禮典海内之人莫
不油然興起臣丘壠之慕實切於心觀感興懷不
能已已伏冀
聖慈洞鑒愚誠準假回籍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遵旨回奏疏

本月十八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三禮一本爲
聖主必須賢佐等事二十一日奉　旨這所奏事
情著徐乾學明白回奏熊賜履原係簡任大臣朕
所深知已經起用現在丁憂許三禮乃請乞即召
用輒薦大臣殊屬不諳著飭行該部知道欽此臣

自惟一介寒微荷　恩深重迂鈍成性横被人言
皇上不即處分令之回奏臣戴高履厚感激涕零
敢一一爲
皇上陳之臣孤踪拙守洊膺右職被荷
聖恩有踰常分自念遭逢
堯舜之主惟願少報涓埃自學士歷部院事事謹
凛杜絶陋弊一時諸臣所共聞見憲臣謂臣律身
不嚴致罪臣張汧所供臣若果受張汧一錢臣甘
寸磔祇以臣爲臺長聞知張汧狠藉屢向僚屬斥
言其非汧知而恨臣遂肆誣衊幸蒙

皇上洞悉臣以性不諧俗遭人嫉忌具疏懇辭家
還田里蒙
皇上隆恩以臣麤知學問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
裁臣杜門謝客早夜編摩六十之年焚膏繼晷嘔
血反胃病勢多端其兢兢不敢少懈者總以俯竭
愚忱仰報萬分之一每隔數日入直赴館與高士
奇等奉　旨共討書史校讎　御選古文此外並
不相見臣在任之日尚且嚴絕苞苴豈解任以後
反行招搖納賄憲臣謂臣優柔繫戀潛住長安臣
忝冒眷遇非可潛住之人京輦都會非可潛住之

地又謂乘留修史爲名出入禁廷臣留京有 俞
旨總裁有專敕修書非可託名禁密豈容輕入且
忽云潛往忽云招搖皆臣所惶惑不解者也臣子
樹穀赴考原經吏部題請奉 旨一體考試其時
大臣子弟與考者不止臣子一人臣子現在供職
豈敢違 旨不考臣弟元文又經奏明重蒙 特
恩親裁簡用聖明在上安得朦朧與考此等情節
皆在 睿照之中大小諸臣並所稔悉不知憲臣何
獨以此苛責于臣也總之臣賦質愚魯惟知上報
國恩平時好講忠孝大義言論時或激切易以

招尤臣年衰病劇憂患積侵屢欲乞歸林樊保其
餘齒惟是
主恩極重極深犬馬戀戀是以未敢求退忽遭論
劾清夜負慚伏乞
皇上立賜退斥亟還田里并罷臣子言職以安愚
分臣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

乞歸第三疏

聖恩之高厚難報微臣之晚節宜全輸誠呼籲仰
祈　俯准歸田以延臣殘喘事臣本江介迂儒濫
居詞館二十年來洊膺卿列榮寵逾涯致人嫉忌

踈直成性更招怨尤去歲以貪吏橫誣幾陷不測
皇上聖明洞鑒得以昭雪隨具疏哀懇乞休蒙
皇上解臣部務仍留總裁書館不敢復瀆
天聽衰暮之年黽勉從事邇來精神衰耗漸不能
支且以先人塋域水齧五內煎迫遂成咯血翻胃
之症屢欲再申前請祗以受　恩深重犬馬之情
依回戀　主亦忍決去久在
聖明照察之中憲臣許三禮前因與臣議先賢先
儒坐位其言不合經典臣于九卿奏對之時斥言
其非本以公事相爭不謂觸其私怒起於睚眦之

未成是貝錦之傷始以叅奏不實部議降秩復揑
造事欵逞忿劾臣自非
皇上至仁至明豈能保全其性命臣感激涕零伏
地嗚咽竊聞孔聖之信顏子猶致疑于拾塵慈母
之愛曾參尚未免于投杼至于君臣之際史書所
載貞臣志士以偶然譖愬致嬰禍譴者詎可勝數
獨何幸遭逢
聖君日月之照洞燭幽隱鑒臣銜冤與之湔洗闔
門感泣欣荷再生又伏自念
皇上之豢養臣者深矣厚矣培護臣者至矣盡矣

君父之恩罔極難報而娼嫉之人所以媒孽臣者何可周防臣若因循居此更有無端彈射豈敢終望
恩憐言及於斯心神戰栗伏乞
皇上憫臣之愚終始矜全使得保其衰病之身歸展先臣丘隴臣不勝至幸臣總裁會典業與諸臣編輯告成明史屢經易稿臣弟元文現領史局自可與諸臣商確成書至于一統志考究略有端緒臣今方寸瞀亂不能復事丹鉛
皇上若放臣還里旣遠危機復得閒暇願比古人書局自隨之義屏跡編摩庶得及早竣事展布心

力少報萬分之一
皇上所以留臣者祇以諸書之未竟而臣自分歸
田之日可以優游簡册展布心力仰副
皇上之盛心即臣螻蟻微誠所以仰答　高厚萬分
之一者將于是乎在爲此瀝血披陳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備陳修書事宜疏

管理修書總裁事務原任刑部尚書臣徐乾學謹
奏臣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疏乞休二十六日
奉　旨一統志關係重要紀載務須詳核宋元通

鑑原書牴牾舛錯議論多偏御學博才優參訂考據確實纂集進覽這所奏俱依議行該部知道欽此臣淺識庸材叨蒙眷遇茲者請乞骸骨　恩綸
聽允仍許攜帶書籍命之編輯
聖德高厚頂踵難酬昔唐張說即家修史宋司馬光歸洛著書臣愧非其人竊思自勉敢不竭其駑鈍以副
皇上委任至意所有編輯事宜敢抒管見爲
皇上陳之

一大清一統志備載天下山川郡邑政事風俗

用昭我
皇上車書一統之盛貫穿古今有裨治理關係匪
淺元代所輯號爲精詳今已不傳明一統志踈
漏舛錯難以勝舉臣向來從事書史不敢師心
自用必博訪舊聞遺獻冀追愆尤自茲僻居
山野見聞漸稀加以精力就衰更需一二相助
現在纂修一統志明史支七品俸臣姜宸英臣黃
虞稷學問淵博文筆雅健並以寒士蒙　恩
俾與纂修在館十年尚未授職分輯一統志已
有成緒若得隨往襄助一如在館供職庶編輯

易成事竣之日仍赴史局似爲兩便其所修一
統志陸續繳送俟館閣諸臣詳定彙呈　御覽

一

本朝功德隆盛聲教遐訖幅幀之廣亘古所無外
藩各國例宜備載今自朝鮮琉球安南等國尚
易考究惟　盛京邊外所轄地方及奉貢諸部
凡沿革風俗山川物產無有故牘可稽乞　敕
在館諸臣撰成艸藁寄付與臣一體編入

一一統志例載

本朝人物凡　朝廷恩卹大臣及德行卓絕者理

應採録但臣愚昧淺見不敢輕爲出入應俟在
館諸臣公同酌定
一臣所輯明史正德嘉靖兩朝列傳及地里志
職官志藝文志今已脱藁其河渠志儒林文苑
等傳容臣一并帶回編輯繳送史館
一宋元通鑑明臣雖嘗有編纂者如商輅薛應
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失宜或考據牴牾或名
姓互殊或月日闕謬皆不可爲典要臣不揣固
陋有志改修今已得十分之三臣回籍時亦當
加意纂輯博採正史雜史及諸家文集雜著諸

書參考同異辨証是非仍倣司馬光通鑑例作
目録考異彙爲一書恭呈　御覽
以上諸書卷帙繁重未能克期俱竣臣雖衰病
務必殫心考索期無舛謬臣荷
皇上隆恩無可酬效茍存視息早夜編摩敬抒一
得之愚以成千古之論涓埃展報實在于斯臣
謹一一奏明仰祈　聖鑒施行
臣工修省宜勤疏
竊惟天道遼遠而聽則甲人心微渺而動輒應邇
者畿輔之地雨澤愆期二麥無秋三農失業

皇上軫念民依焦勞日夕不以爲歲運之適然務
求夫感格之至理省刑釋繫蠲負施恩蕩滌瑕垢
與民更始而又恭默內省減膳撤懸却尚衣之御
屏燕寢之安震動恪共宮府交警而又先甲齋宿
雩祭南郊親舉　玉趾步自宮門盡瘁憂民損絀
尊重所以大禮攸行甘澍旋降四郊遍被上下沾
足夫惟
皇心旣一　天監在茲雖三代聖王桑林之自責
雲漢之靡寧赫明協應呼吸可通未有如是之至
神且速也伏念臣等內外臣工未能以

皇上之心爲心政或有未平事或有未允或具文
而鮮實或勵始而怠終
皇天示儆旱魃爲災上貽 君父之憂職此之故
非
皇上之至誠何以挽回 天意億兆更生謂宜鐫責
羣僚俾知引咎又蒙 浩蕩不加督過
聖德至隆
主恩至渥竊謂自今以後内外臣僚宜深寀䆄之
惭勿懈省躬之志毋以天變既回遂可寬然無事
務期盖矢乃心厲乃職庶以仰賛一人少含[illegible]念

則　天心愈眷玉燭常調矣

嚴察軍政疏

竊惟設兵衛民者　朝廷之制潔已䘏軍者將帥之責如或將帥不賢營圖賄賂勢必扣餉剝軍悖違法紀我　國家軍政大典五年一舉自提鎮以至千把總莫不詳覈賢否以行黜陟法甚嚴而意甚厚然軍政所以剔弊也而從來將帥每借以行私爲弊滋甚臣聞軍政造冊之歲不肖提鎮往往託稱公費責索下屬大將則派於偏裨偏裨則派於小校小校則派於營伍於是扣其每年錢米扣

其每季芻豆窮卒吞聲無從控訴又或伍籍逃亡不補不報冒銷餉廩積儲私家及文冊到京之日則多挾賄請託希脫糾駮又有蠹胥姦棍乘機騙誘代通關節包攬分肥而士卒之衣食已半入私槖半供賂遺矣夫 國家振肅紀綱之法而將帥乃借以營私其於憲典尚可容乎此皆從前積弊

我

皇上日月同明所燭照而洞晰之者也臣荷

聖恩特擢俾司憲紀茲當軍政方行敢不夙夜兢兢矢澄夙弊業與同官告勉各道御史同心釐剔凡

有官弁饋送苞苴及蠹棍關節包攬等情苟得人
贓實証即行指叅以期不負我
皇上整飭綱紀之意但恐將帥狃於陋習斂派如
故即如昨見雲南鶴慶總兵王珍奏許本內有會
造軍政冊籍各營派銀不等需索逼追等語雖虛
實未定亦可見遠徼蠻荒猶有此等名色其他可
知臣竊思邊疆之弊既隔遠而難知賄賂之行又
曖昧而難察且
輦轂之下五方雜處雖加禁飭
未易緝查至於官弁派斂則必累及窮兵一遭剝
削衆口騰沸彼地方大吏豈有未知伏乞　敕下

各督撫備細採訪如有仍前派費者毋論大小將吏立行據實入奏儻扶同徇隱事發之日一併嚴加議處如此則窮陬遐澨無不知朝廷體䘏軍伍之盛心而各官亦稍有顧忌不敢恣意苛派賂遺息而扣剋清卒伍安而風紀飭矣

糾朝鮮陪臣疏

禮部爲請旨事據朝鮮國差來陪臣議政府右議政鄭載嵩禮曹判書崔錫鼎司憲府執義李壄等呈爲仰陳小邦寃枉情實冀蒙矜察以憑轉奏事竊照小邦不幸姦民犯科越境挖參致有鎗

傷官役之變咨歲
皇上敕旨極其嚴峻我寡君驚惶隕越措躬無所
申飭邊吏另遣近臣拏獲各犯人等公同　敕使
一一查究罪狀昭著王法將行我寡君奉承　朝
命竭力緝捕之誠庶幾自暴於　天日之下矣乃
者職等行到遼西逢著回還節使得聞以　敕使
還
　朝後議奏已經本部覆題至有致罰寡君之
事而皇華之奏貴部之題辭語切至無非譴責寡
君之意云職等聞來不覺愕然而驚心憮然而失
圖等因具呈到部該臣等議得　國家懷柔萬方

遐邦絶遠皆聲敎之區覆載以内無非赤子朝鮮僻處東服蕞爾一隅夙奉車書浸潤膏澤自
太宗皇帝時向風慕義我　朝念其悃誠恩禮優渥後乃背德違理包藏禍心是以仗義執言聲罪致討擄其主於山城俘其妻子彼國勢窮蹙立見滅亡我　國家曲賜矜全推誠示信還其故主復彼舊都起烟焰於寒灰生華萎於枯木興滅繼絶德孰大焉
世祖皇帝湛恩汪濊洋溢方外記人之長忘人之短憫其僻遠地瘠民貧特減貢賦之半八分貿易

亦復禁止即充庭奉贄方物載在典章祗存其名
屢行蠲豁卹小柔遠之義亦已極矣至於我
皇上御極益惟
祖宗深仁至意重加存恤寬厥土貢釋其罪咎往
往捐棄積諐偕之大道凡以厚屬國惠遠人也其
在朝鮮奉 大國之聲靈安居暘谷之域當念
累 朝興復之殊恩撫循之至德恪守藩翰夙夜
虔共庶無隕越以滋咎戾顧乃其君昏懦其臣恣
肆玩愒驕惰習以成風棄禮忘恩罔惟一事臣等
每聞使臣至彼不遵先年所定儀注其國王或迎

而不見或偃蹇不迎天威咫尺之義謂之何哉往者陪臣來京違禁私購野史以有癸亥年伊國廢立始末妄請刪改宴賞之際肆厥狂言夫史者天下萬世之公也考實直書不憑野乘有其事者不得爲隱無其事者自難緣飾公義所在寧狥私請而又妄稱日本來伐伊國乞師救援徐而察之畧無聲息先年曾騰章奏託言備倭煽惑欺罔是其故態方我　國家小醜未靖興師征討之時復騁浮詞瞷我虛實其心尚可問乎夫覲信使而不見至無禮也褒誅鉅典輒以私干宴賞頒行恣情要

挾大不敬也日本原無侵伐之舉而妄行疏奏是
罔　上也積有重釁應即重懲
皇上念其狂愚悉從矜宥在彼君臣感激圖報當
復何如乃邇年以來邊界姦民屢干法禁一國之
長若罔聞知且又借端請乞言非情實去年更有
姦民韓得元等公行採參擅放鳥鎗邀截官役殺
傷至死援諸國法難以再逭
皇上始遣大臣會同嚴訊違禁姦人從重擬罪國
王一并察議猶念小民犯法其主或未之知僅以
約束不嚴罰鍰示警乃鄭載嵩等猥賤陪臣輒

妄爲其主求寛擅具呈臣部無禮已甚臣等詳閱
其詞無知虛誕文理茫昧背經拂義徒欲矜其蛙
聲以驕語國人而不自知其鄙倍至於此極也臣
等謹指摘其謬戾不止一端
太宗皇帝稔悉朝鮮心懷狡詐其陪臣辭意矜夸
是以留其質子執其罪人其或調發違期藏匿不
軌　震怒詰責若發雷霆聞　命驚惶喪其魂魄
爾時彼國刑賞黜陟皆禀　朝廷其子孫臣民亦
豈不知徒以哀憐新附之國苟非大戾事事曲矜
如崔孝一林慶業而外罹於罪罰者不一而足輒

施浩蕩之恩以示寬仁之政及
世祖皇帝以來朝鮮人作姦犯科越界違禁採參
及買禁物硫黃之屬定厥罪名多從輕典惟康熙
五年容隱逃人一案罰銀五千兩用伸國紀六年
進貢紙張不堪罰銀一千兩二十年義州人違禁
採參二十四年妄請罷買牛畜臣部皆議罰銀萬
兩
皇上賜從矜免未即依行想以恩倖屢邀人情恣
縱　朝廷原詘法以申恩在彼則怙恩而蔑法不
深思該國之負罪滋甚而以從前之姑寬者為例

反謂無可罰之情何其謬與我

聖明在御睿照如神賞不遺卑賤罰不貰貴近況
從來令甲部伍有罪鈐轄者必受其辜雖在懿親
未常寬假用以明罰飭法綱紀四方胥是道也朝
鮮雖小國屢犯禁令豈得曲爲彼貰以戕此法哉
且國王惟諉於不知故用罰金之條若使知情故
縱罪寧止此彼謂小國亦有人民社稷若以譴呵
爲恥不思彼國服屬五十年浿水以外皆我肇域
庶幾邀福我　朝保其禋祀其人民社稷誰實畀
汝而可肆然夸大其詞耶至于濫引經史尤多狂

悖書曰宥過無大然又曰刑故無小今屢犯禁不

悛至戕害我人民此過乎抑故乎

皇上猶矜憐其非故而姑示薄懲彼乃不辭以大

過自居而妄求寛於　君父其狂悖一也春秋原

情定罪乃衞侯燬滅邢胡安國傳文其解經特重

衞侯之罪言其情不可恕也春秋原情之輕重無

有假借

皇上軫恤邊氓該國所悉也而輒肆毒害曾無忌

憚其王之罪尚可恕乎謬引先儒之語而不知春

秋誅貶之義其狂悖二也刻印銷印是楚漢方爭

君臣未定之謀豈所語於　天朝令出惟行信賞
必罰之大政其狂悖三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
令如汗汗出而不可反也劉向之規其主正謂出
令不踰時而反是爲反汗此人主之大戒也今乃
云亟賜反汗其狂悖四也引書伊尹言匹夫不獲
自盡而妄擬爲聖王恥之亦非臣子引愆謝罪之
所宜言其狂悖五也夫彼國雖小君臣之分緊豈
獨無即使果有寃抑該國王本是外臣應上章自
明乞哀祈請豈有么麽卑賤不告其君而輕弄筆
端橫開禍始皆由其國主弱臣強已非一日若非

我　朝屢爲護持不知幾見篡竊鬼蜮面目魑魅
伎倆其在彼國旣習爲橫逆無所逃死輒自露于
光天化日之下我
皇上視薄海內外爲一家申大倫行大義亦不容
使外服有此無君之臣法在有司必罪無赦相應
將鄭載嵩等嚴拏發與該國王從重治罪并將此
情節一一傳與該國王知悉可也

憺園文集卷第十一

奏䟽

恭請

聖躬稍節勞悴䟽

臣等伏覩

皇上至德純孝奉事

太皇太后三十年來孺慕色養無一時不盡敬無

一事不竭誠中外臣民所共聞見是以

慈顔有喜延享遐齡茲者

太皇太后聖體違豫

皇上孝思不匱心憂色悴寢膳忘廢朝夕虔侍不離左右偏覓方書親嘗湯藥　渙恩釋罪期迓休和復自　宮中步禱
南郊親製祝文詞義懇篤太常宣讀之際涕泗交頤文武從官無不感泣日者
慈寧雖稍安和未遂平復當此嚴寒氣候
皇上深夜席地謹視動靜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更闌漏盡弗遑寧處　聖慮憔勞　天顏清減臣等螻蟻下情憂懼無地竊惟
皇上膺

祖宗之寄托爲臣民所怙恃
至尊起居關係甚重且
太皇太后慈愛最深見我
皇上勞悴非常
聖衷必有未慊伏願
皇上上念
太皇太后之勤惓下慰中外臣民之誠悃每日奉
侍之暇早還宮寢調養
聖躬以時御膳自然
慈闈勿藥永迓鴻庥臣等謹冒昧合詞上奏

恭請節哀進膳疏

臣等伏見

皇上自遭

太皇太后大喪孺慕悲泣三日以內饘粥水漿不入於口

聖孝純篤超軼千古臣等入臨之際不勝感悚竊思先王定禮有哭踊之節有糜粥之奉立爲中制不使或過惟恐凡爲人子者一至傷生反虧孝道故垂訓至切而況人主握萬幾之重涖四海之廣豈與卿大夫士居廬者同日而語我

皇上至德純孝自
慈寧違豫踰月以來晝夜侍奉目不交睫坐不離
地　聖容憔悴臣等已深憂懼茲者
慈馭賔天盡孝竭誠已無留憾
皇上當深思
遺命以禮損哀乃哭泣無間屏却飲食哀慘之深
以至昏暈諸臣苦言勸慰未蒙　采納若使
聖躬稍有未適天下臣民何所托命臣等愚賤下
情伏求
皇上深思

太祖
太宗
世祖列聖付託至意
太皇太后慈愛本懐節大甚之哀爲不匱之孝况
皇太子學問精進識見大成　諸皇子造就有方
俱秉至性每當
皇上號哭之際
皇太子及　諸皇子悲思塡膺憂惶無措　諸王
大臣覩者無不心摧惟望
減哀御膳調護

聖體庶幾仰承
列聖在天之眷次以慰安
皇太子及　諸皇子下以昭示中外臣民不令跼
蹐無所臣等無任屏營激切之至
　再懇節哀回宮珍攝疏
臣等伏覩
皇上孝思誠切悲傷過甚合詞上請以禮節情雖
賜報聞未蒙允可乃
皇上三日以來哭踊無時水漿不入
聖容清瘁大異平時臣等憂惶失措益不勝惓惓

之思復合詞固請奉
旨朕忽遭大故五中潰糜非不知恪遵
遺詔守身為重毀節哀情強進飲食但悲從中來
情實痛切莫由自主以至昏迷即欲少餐饘粥亦
不能下咽非故卻不御覽奏具見誠悃朕當強支
自愛卿等無須過慮該部知道欽此臣等仰知
皇上雖未能即抑哀情亦已俯鑒微悃少自珍愛
臣等且感且泣不勝幸甚不意自昨至今驚聞
皇上號慟無間不減於初中情哽鬱火炎發嗽痰
涎之內往往見血臣等心摧膽裂莫知所為竊念

皇上一身
郊廟神靈所式憑子孫臣庶所託命苟不自惜以
殷憂至疾則臣等備股肱之任居侍從之班論思
獻納所司何事苟且隱忍百死何辭且
皇上少育於
太皇太后之懷
皇上試念平昔設有一日不違[illegible]
聖體少有未寧
太皇太后之心肯一刻安乎今者
在天之靈所以關切

聖躬維持顧復之念夫豈異是今一旦以哀痛之故
漸致違和
太皇太后必有焦然不寧於在天者孝經云毀不
滅性禮云毀不危身故先王之於禮也深戒夫悲
哀太過而不能勝喪者往哲遺訓深切著明
聖學淵邃素所討論豈可不勉強裁抑以從斯義
況
皇上為天宗子對時育物當此三陽肇節萬象更
新尤宜恭已　璇宮制損哀思伏祈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
太皇太后鞠育之勤以節情爲禮以守身爲孝還
宮調攝少抑哀衷以慰臣子之私以答天下之望
臣等不勝屏營切禱之至
　　恭請喪制以日易月䟽
本月二十五日
大行太皇太后慈馭上賓臣等正在哭臨奉有
上諭朕昔讀史至魏孝文帝行三年喪嘗歎稱之
朕非欲邁古賢君祇念朕八歲
世祖皇帝賓天十一歲

慈和皇太后崩逝藐茲冲齡音容髣髴畢生哀恫

籍

聖祖毋太皇太后鞠養教誨以至成立今茲棄養

五情潰糜回思早喪怙恃益加悲傷今欲為

太皇太后服三年喪稍報罔極之恩朕獨於宮中

持服幾政毫無曠廢如此朕心少愜可以畧慰哀

情各官具集議之欽此臣等同奏稱

皇上至德純孝自古無倫但古者以日易月之典

漢唐宋元明人主無不皆然誠以帝王之孝與臣

民不同願

皇上俯遵
遺誥博稽古制上思
天地祖宗付畀之重下慰羣臣百姓螻蟻之忱以
禮節哀以義裁恩易月之典守而勿更臣等不勝
惓惓之至　又奉
旨朕事
太皇太后三十餘年未敢少懈即近者
聖體違豫三十餘日衣不解帶不敢不竭誠侍奉
朕之此志期在必遂否則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亦
奚以爲爾等詳議之欽此臣等再聽　綸綍感悚

嗚咽又奏稱
皇上再發德音詞旨激切臣等犬馬微誠何敢不
上達於
君父
皇上一身爲
郊壇
宗廟
社稷所寄託每當祭享伏見　鑾輿親涖周旋竭
誠盡敬古者祭爲吉禮必於除服之後舉行是以
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神鬼饗

皇上以
太皇太后之故若使
郊廟神靈少有弗歆即
太皇太后在天之靈亦必不安臣等所切懇者一
也自古君臣一體若
皇上遂持服宮中聽臣民即吉晉臣傅玄有言曰
使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
三綱之義虧矣萬萬不可者也如中外一體行服
停止祭祀音樂嫁娶又非
皇上愛育萬物之心臣等所切懇者一也況

皇上奉事
慈寧三十餘年之晨昏孝養逮今違豫以來三十
餘日之晝夜憂勤無非盡孝於
太皇太后今乃於
慈闈遺命反不曲遵恐有虛
太皇太后之惓惓臣等所切懇者一也臣等不揣
愚賤敢固以請又奉　旨朕意已定不必更奏欽
此臣等嘗
大行太皇太后在殯普天同痛之時苟非至情迫
切何敢瀆辭繁引以溷

聖聽特有不得不伏地泣請者孝經一書所載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甚詳天子以德教加
於百姓施於四海爲孝而不在衰麻痛踊之節文
是以一月即吉揆理度勢有不得不然者誠以貴
爲天子爲四海所託命乾爲天爲日日光或有黯
黮凡在照臨之下者心皆不舒矣
至尊一日憂慘則四海臣民一日不安而况連年
縞素禮樂廢闕太平玉燭之時斷斷不宜如此臣
等謹按殷高宗諒闇之解尚書大傳鄭康成杜預
所說皆是卒哭除服三代人主大約踰月即葬葬

而即吉無冉朞衰服之明文故漢章帝至孝於明
德太后之喪不淹旬而從吉後世不以爲非禮魏
孝文帝初欲持服以太尉丕李彪游明根等言亦
遂中罷況魏幅員未廣非比於今日
皇上臨萬國之重爲八埏所共戴玉帛朝會非白
服可以涖御歆祀百神非衰絰可以從事豈可使
歷代未行之典創設於今願
皇上哀憫臣等愚誠察臣等先後奏詞出自悃悃
非敢一毫矯飾特下　俞旨恪遵
遺誥以上慰

列聖之倚託下憐臣子之懃拳臣等無任激切哀籲之至

以日易月第二疏

本月二十七日奉

旨朕從來一言一事必躬行實踐並無故爲文飾以取虛名今於宮中持服二十七月朕志已定屢旨甚明王等其體朕至意遵行該部知道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至誠純孝植於天性跪誦　批答感涕橫流但揆之事理苟若可行自當仰體

聖心順成　大孝豈敢於
至尊執喪哀痛之時再三陳請干冒　宸嚴自取
罪戾惟是考經史之明文酌古今之時勢帝王之
孝與卿大夫士確乎不同帝王之持服以日易月
斷乎不宜更改臣等前疏援引[illegible]　愚慮之
百一
皇上哀慟方深未荷　採納縷縷下情何能自已
謹復激切上籲仰冀
皇上俯察臣等悃誠終　賜採擇焉竊惟自古人
主於郊祀大典罕有時舉宗廟之祭亦未盡躬親

我
皇上致敬
天地盡孝
祖宗大饗時祭必躬必虔今若三年之内　玉輅
不至於　壇壝奉璋不及於　廟室何以答　神
貺而爲　先靈此必非　聖意所安也又自古人
主朝會大典亦不過經月一舉行而已我
皇上懋勤大政昧爽臨朝　九重嚴肅萬國觀瞻
今若三年之内綵仗不設於　庭陛將恐無以慰
臣庶之心且

聖躬未除喪服臣下斷難即吉遠近民人舉廢禮
輟樂此又事之難行者也自古人主於屬國降附
不過九賓一朝拜而已我
皇上則宮門　御苑錫宴賜衣雖極踈遠必加恩
禮是以遠方絶域慕義歸誠恐後今若於三年之
內宴饗不施臚句不備將何以示威容宣德意乎
況　青宮睿齡已茂正當及時舉行嘉禮早毓聖
孫
太皇太后之神靈亦必有欣慰於天者豈可必欲
舉久廢之禮而遲納采於再期以後乎至於慎終

追遠宜莫如祭祭必除服而後行若以日易月早
伸升祔之典禴祀蒸嘗
皇上之致孝於
太皇太后者莫此爲大此臣等所反覆思維不得
不再四固請者也按昔高宗諒闇晉臣盧欽魏舒
曰釋服心喪也漢儒云古天子無行三年喪者惟
既葬乃除服宋宣仁太后喪其臣皆名儒亦從漢
文帝以日易月之制明乎五帝不同禮期於中道
可行上不踰祖宗之典制下爲子孫所法守設或
太過即慮失中

皇上孝思不匱當爲承先裕後之圖　立降俞旨
仰遵
遺詰勉從中制早抑哀情則
大行太皇太后之靈大慰而大小臣工四海百姓
衆慮皇皇得藉以稍釋矣
以日易月第三疏
臣等自二十五日痛遭
太皇太后慈馭上賓二十六日奉
上諭欲行三年之服臣等倉皇無措伏地懇奏往
復數四詞意罄竭特合詞再疏采稽掌故及典章

禮制所係臚述衆情請復上懇自餘諸臣別有章
奏下逮太學諸生皆激切陳請
皇上猶執前諭未荷　賜允總之
皇上哀痛之際不惜過用其情臣等反覆思惟實
確見其不可旬日之內衆心益復焦灼是以不憚
冒死補牘伏望　垂憐聽納臣等伏見
皇上三十餘年奉侍
太皇太后愉色婉容竭誠盡敬及
慈闈違豫步禱
圜丘躬侍

寢榻終宵輟寐日旰廢餐是以仲冬之月
太皇太后病勢已就沈劇
皇上孝思誠一復延匝月之算曁
慈馭登遐呼搶哀慟水漿不入口居廬席地毀瘠
過甚至於昏暈嘔血
皇上聖孝超出千古臣等竊恐　聖體勞瘁日夕
憂惶亦嘗以螻蟻微誠仰求　節哀調攝至於天
子制服以日易月乃自古不易之典
皇上已允臣等懇請許少節哀而獨不許除服夫
服所以表哀者也若使釋去衰絰哀情尚冀少止

衰服制不除觸緒悲生哀思何能節損下情廹切
萬難自安曲禮云居喪之禮毁瘠不形視聽不衰
檀弓云夫喪爲可傳也爲可繼也常人且然况於
萬乘之尊郊廟之主百靈所託尤當念天下而屈
已準中制以抑情
皇上爲昊天所子又爲萬民父母子若過哀嚴父
必爲憔瘁父或過戚衆子必爲之焦傷方今三辰
協慶八方順軌詎可使再朞之内麤服不釋上無
以迓天休下至於妨民業於
皇上覆幬萬物之心實有未慊若乃簡編所紀略

悉前疏天子服紀禮經闕略考杜佑通典總論喪期首載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爲當時除喪之證兩漢近古以日易月未有異論惟晉初曾議古禮其時司馬孚傅元摯虞魏舒盧欽等皆言天子不與士庶同禮不宜寢苫枕塊以荒大政博士段暢歷引春秋傳以見古者天子諸侯皆卒哭除服不嘗或改魏孝文時其臣游明根高閭等皆當世名儒與言苦諍存諸史乘唐元陵遺制一以易月爲斷宋世國恤亦以二十四日爲大祥踰二日服除嘉祐八年仁宗大喪司馬光上言臣願

陛下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釋服而宮中
特停音樂蓋歷代所聞大略如此書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一人遏哀黎元何託大小羣臣顛隕震
栗萬方億兆踊躄不寧伏懇
皇上深鑒臣等所奏俯察民情立收成命亟允所
請臣等識見尠淺遠不及前代諸臣惟是惓惓愛
君之心不敢自後累日未蒙
俞旨惶恐悚息愧
汗無地不勝伏
闕待罪俟
命迫切之至
恭請回宮攝養疏
臣等竊惟

皇上至德大孝超越萬古自
大行太皇太后一違康豫親嘗湯藥首不就枕足
不脫舃步祝
圜丘至誠純篤以故
慈體已甚危劇醫官泣告脉凶
皇上孝思昭格延筭猶及一月迄于
仙馭登遐
皇上苫次孺慕哀痛非常毀瘠過甚乃至昏暈嗒
血臣等雖螻蟻微賤受　君有心曽以下情仰懇
調攝業蒙　温諭批答私懷藉用少慰乃昨

梓宮啓攢之夕攀慕不勝左右大臣固請　升輦
皇上堅不就駕斷去車靷慟哭步送刻無絶聲每
舁校更番輒哀號跪伏直至郊園
殯宮顏瘁足疲哀慼衢陌竊覩
聖體益復清瘦臣等跼蹐無地
皇上天行素健能耐勞劇祗因積瘁過悲以致如
斯委頓又傳　旨回宮之日仍居幕次在乾清門
外寒霜冷地一刻難居此從古未有之禮臣等博
稽簡冊自古人主無親送輼車者唐時皆遣官設
奠行宮故其冊文有曰泣外郊而祖禮將撤奠於

有司宋制明德門外奠畢帝再拜釋衰還宮明時

如孝宗極賢其送太皇太后至午門祖奠即回

皇上蒸蒸至孝度越前代禮節臣庶驚歎過情已

極至於天子居廬歷代以來罕有此制千金之子

尚戒垂堂萬乘之尊設使風露侵損異日追悔亦

復何及伏乞

皇上仰思

郊廟神靈所憑四海臣民所賴遵守舊章　回居

齋殿順時攝養加意珍衛此爲

大聖人不匱之孝臣等昧死瀆奏萬惟　鑒納

任悚懼待命之至

山陵大禮告成恭慰聖懷䟽

臣等伏覩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以來

皇上盡孝竭誠悲悲苦勞瘁典儀文物備極榮哀臣

等雖欲抒寫萬一莫能罄述高深頃者某月某

日

龍輴載發一切禮制並蒙指授百司將事告戒

再三每日靈輿啓途

皇上步送號慟數里羣臣伏地悲哀不能仰覩及

昇柩更番必親行審視跋涉扶掖不離左右比至
行殿復號哭步行朝夕饋奠有如初喪惟我
皇上孝思不匱通感神明是以靈雨宵零輕雲晝
覆炎曦不作纖塵避路吉辰良日屆於園陵至新
築
寶宮成於不日堂室門隧丹雘炳煥經營周
密悉稟
睿裁近擽陽之神宇依原陵之封樹於
某日某時奉安禮成　靈宅永寧百神胥護臣等
駿奔在列不勝悃愊伏願
皇上舒釋　宸懷調適　聖體以安
太皇太后在天之靈以慰中外臣民顒望之意恭

請

皇上即於是日起居服御一切從吉溥海内外罔

不霑沐協氣翔泳太和臣等犬馬下情無任惓切

待　命之至

恭謝天恩疏

臣江介庸儒自康熙九年登第荷蒙　高厚拔擢

不次洊歷御僚二十七年五月間懇請解任回籍

以安愚分隨奉　溫綸準辭所任仍管修書總裁

事務二十八年十一月再瀝微悃乞歸田里蒙

皇上憐其誠懇　特許給假省墓書籍隨帶編輯

殊恩異數隆渥稠叠拜　命以後屢覲　天顔　誨

諭殷深眷注優厚本年正月初三日　賜御書臨

蘇軾書宋玉對楚王問一篇二月十七日　賜御

書扁額光燄萬丈四大字

皇上鑒臣悃愊閔臣迂鈍於將行之際備蒙

聖慈拜辭　禁庭涕泗横集伏念臣六十之年精

力耗竭平生學殖漸以荒落鑒古人知足之義引

分陳情

皇上諒其微誠曲加軫念褒奬逾分愛護彌深

黼座尊嚴藹若家人父子臣真何幸遭際　聖明

諸臣從旁觀者無不感而泣下況於臣身受
寵敢忘頂踵之報臣今於四月朔日到家謹已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容丘壠事竣即料理鉛槧展效萬分之一
臣謹具疏遣臣子山東道試監察御史樹穀齎投
伏祈
睿鑒

憺園文集卷第十一